

美国名将全传

乔治·史密斯·巴顿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FAMOUS GENERAL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美国名将全传

乔治·史密斯·巴顿

主编：祁长松

乔治·史密斯·巴顿

全名：George Smith Patton

生卒：1885. 11. 11～1945. 12. 21

出身：军人

学历：大学（西点军校）

职务：第1装甲军军长、第7、3、15集团军司令兼巴伐利亚军事行政长官。

军 衔：四星上将

夫 人：比阿特丽丝

子 女：1男2女

参战经历：1917年11月指挥美国坦克第1旅参加圣米耶尔和马斯—阿尔贡战役；1942年11月指挥部队参加卡萨布兰卡登陆战役；1943年7月，参加西西里登陆战役；1944年6月，率部转战法国、德国，进至奥地利边境。

名 言：指挥员应亲临前线，站在战争的最前面，而不应在后方指手划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战场上的将军就是一个演员，他必须以自己的言行去影响部下，并尽力使他们仿效和追随。

前进，战斗！不惜任何代价。

进攻、进攻，必须迅速地、无情地、勇猛地、无休止地进攻，直到精疲力竭，然后我们还要再进攻。

一、出身名门 毕业名校

乔治·史密斯·巴顿 1885 年 11 月 11 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加夫列尔一个具有文韬武略的传统家庭里，曾祖父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陆军的一名准将，祖父和父亲都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祖父在南北战争中曾任联邦上将，而父亲则是一名律师。母亲是一位参加过独立战争、后来成为田纳西州众院议长的后裔。

巴顿年幼深受双亲的宠爱，在牧场中度过了愉快的童年。他在少年时代就喜欢骑马且骑术精湛。他对历史特别有兴趣，很早就已决定当军人。

18 岁时，巴顿进入私立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一年后他又获得入西点军校的保送资格。第一学年因注重队列练习而忽视数学，被留级一年，但这并未影响他发奋努力。巴顿在初期受挫面前毫不退却，经过刻苦努力，数次刷新了学校径赛记录；第四年又升为令人羡慕的学员副官。毕业时，他的队列训练成绩名列第一。

1909 年 6 月，巴顿军校毕业，随即以少尉军衔赴伊利诺斯州谢里丹堡美国第 1 集团军骑兵部队服役。

1910 年，巴顿与马萨诸塞州纺织业巨头的女继承人比阿特丽丝结为伉俪。他的婚姻极其美满，生有一男二女。巴顿夫妇腰缠万贯，生活阔绰，经常出入上层社会，结交了不少军政要员。

1911 年，巴顿调到华盛顿附近的迈耶堡服役，这是他一生事业的第一转折点，他在这里和政府中的要人有了进一步接触的

机会。他曾经临时担任当时陆军参谋长伍德和陆军部长斯蒂姆逊的副官，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再度出任部长。巴顿深知“争名于朝”的道理，他一方面培养那些将来可能作为后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努力上进，研究他的本行。

巴顿喜欢并擅长体育，骑马游泳样样在行。他经常参加各种马术比赛。1912年，他自费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第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现代五项的比赛。游泳比赛中，当他游完300米到达终点时，因过于拼命，力量耗尽，人们不得不用船钩将他从池中捞上来。在4000米越野赛中，他又因精疲力竭而晕倒在终点线上。但他在43名参赛者中获得了第5名，是美国正规军官中表现最出色的一个。回国途中，他特意绕道前往法国，到著名的索米尔骑兵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剑术。次年，他又专程赴法进修，不断提高剑术。由于他刻苦训练，获得“剑术大师”称号。巴顿在参加多样的体育活动中练就了强健的体魄，为以后从事艰苦的军事训练和紧张的战斗奠定了基础。

1915年，巴顿调到布里斯堡第88骑兵团，在潘兴将军手下服役。这期间他有了表现自己的机会。1916年，潘兴率领一支部队深入墨西哥追剿土匪，他把巴顿带在身边做一名临时的副官。巴顿身兼数职——助理情报官和司令部指挥官，并且还要亲自担负传令和联络的工作。他每战都身先士卒，赢得了英勇的美名。巴顿曾率领14人，分乘3辆汽车，去突破敌人占领的一个牧场，这也许要算是美国陆军史中的第一次摩托化行动。

一次，他奉命冒险追捕墨西哥革命领袖弗朗西斯科·维拉。他没能追上这位革命领袖，但是在一个牧场里击毙了维拉的警卫。当时巴顿抽枪射击的动作极为迅捷，这与其说是一次军事行

动，倒不如说是一场西部的打斗。巴顿追捕的成绩虽然不大，但颇出风头。这位实干的年轻军官得到潘兴的赏识，潘兴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斗士！”

1916年5月26日，潘兴将军将他提升为中尉。从少尉到中尉，巴顿等了7年的时间。而这还属破格提拔。和平时期陆军晋升十分缓慢，一次小小的提升可能要等15年之久。但是巴顿自这次晋升之后，便开始扶摇直上了。从1916年到1918年不到2年的时间里，他从中尉逐级升至上校。

1917年初，巴顿随潘兴凯旋回国。

在这期间，巴顿曾以潘兴为心目中的指挥官楷模。他研究潘兴如何自律，如何判断他的部下，如何做出决定。他也像潘兴一样，坚持严格的纪律，绝对恪尽职守，从上到下打成一片。他重视部队的仪容和礼节，像潘兴一样，他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完全讲求实际，他相信努力工作注意观察才能保证成功。

二、主动选择 组建新军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顿又随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到了法国。巴顿担任副官兼营务主任，晋升上尉。巴顿天性好动，喜欢表现自己，对在参谋部任职不感兴趣，于是去见潘兴，要求调到战斗岗位上去。恰巧，潘兴这时正设法组建美国的坦克部队，便提出两个职位供其选择：或者去指挥一个步兵营，或者去坦克部队。当时，坦克还是一种发明不久、尚有争议的武器，仅在英国和法国的部队中使用。巴顿一时拿不定主意。

于是他写信征求岳父的意见，那位波士顿纺织业家回信说：

“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对战争一无所知。我对你的劝告是：应该选择那种你认为对敌人打击最沉重、对自己伤亡最小的武器。”这句话言简意赅，使巴顿定下了去坦克部队的决心。从此时起，巴顿和坦克结下不解之缘。

1917 年 11 月，巴顿受命去组建美国第一支坦克部队。他刚接触坦克时并不怎么喜欢，把它称之为“带轱辘的棺材”，但不久却热情地投入了这一组训工作。巴顿的具体任务是在美国远征军中训练和指挥出两个坦克营，然后组成坦克第 1 旅。

对于训练和指挥这一新兵种，巴顿一窍不通。因此，他从零做起。在进行训练以前，先到英国博文顿坦克学校和法国夏普勒坦克学校学习专业，钻研坦克技术，研究坦克参战的战例，摸索使用坦克的规律，并且爱上了这个他称之为“早产而患有无数先天疾病的婴儿”。

后来，巴顿根据他自己熟悉此种武器性能和用法的优势，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这也就成为关于美国坦克的基本文件。他在报告中论述了坦克的构造、修理和维护，兵员的训练以及战术等问题，其主要思想就是用坦克支援步兵来突破对方的防线。

1918 年初，巴顿在马恩河上游的朗格勒附近建立了一个训练中心。这时，他将最初的怀疑态度转为无限的热情。他说：“在我看来，没有坦克我们就无法打开缺口，这一点越来越肯定无疑了。杀人武器很多，但我相信，不断改善的坦克最能克敌制胜。”

法国援助了巴顿少校所需要的 22 辆坦克，这批坦克在一个月色当空的夜里运到布尔附近的铁路支线上，当时在训练中心劳累了一天的巴顿正在寝室里蒙头大睡。晚上 11 时，他的传令兵

闯进室内：“少校，坦克运到车站了，需要你去接货。”

巴顿穿上衣服，直奔车站。接着用了4个小时将坦克从平板车卸下来，送进库房。每辆坦克都由他亲自操作，因为训练中心只有他一人会驾驶坦克。

此后，巴顿开始了艰苦的训练工作。当年3月他晋升为中校。

到1918年7月，巴顿组建了6个坦克连。这是公认的美国远征军中最厉害的部队。而巴顿也以远征军中“最残酷最严格的”教官而声名远扬。

1918年8~9月，巴顿率领自己组训不久的坦克旅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个战役。当时坦克的时速很慢，装备也很差，这个坦克旅参战对整个战役当然不会起多大作用，但却显示了巴顿勇猛和富有攻击精神的指挥特色。

8月22日，巴顿奉命参加圣米耶尔战役。因为坦克之间无法联络，于是，他不时出没在坦克内外，时而在前头引导坦克前进，时而又到坦克后边去督促，他的足迹踏遍了整个战场。后来，他竟一人开着坦克，冲入德军的防线之内，差点送了命。当他在冒险之后兴高采烈地跨进上司的办公室时，立即遭到了严厉地训斥，并要解除他的指挥职务。巴顿一再检讨，事情才算了结。9月26日，巴顿第二次参加作战，在阿尔贡战役中，他早已把上次的教训抛到脑后，这次他离开坦克，冒着枪林弹雨，带头冲锋，结果身负重伤，被送入医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顿由于组训坦克旅和作战有功，晋升为上校，还获得了“优异服役十字勋章”。

三、痴迷坦克 不被重视

1919年5月，巴顿回到美国。此后20余年里，他大多在“和平的冷营里”消磨时光，十几次调动，等待战争的召唤。

回到美国之初，巴顿被派往米堡坦克训练中心。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顿认识到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潜力，因此在训练中心致力于这种武器的研究、发展与训练工作。可是，战后美国孤立主义思潮抬头，军备受到限制，加上陆军部对发展坦克缺乏热情，因而巴顿的工作十分困难。他常常得自己掏腰包购买训练坦克用的汽油或解决坦克的一些技术问题。他与人合作，为加农炮和机枪发明了同轴架，以便于射手瞄准目标，但军械署拒绝使用这种发明，而这种同轴架在以后的二次世界大战时成为中型坦克的标准设备。当时，有人设计了一种提高行驶速度的“M19”坦克，巴顿发现后就安排在米德堡表演，并说服陆军部的7名将军，得到了肯定。据说，后来苏联购买了这种坦克，成为30年代苏军坦克的骨干。

但巴顿的努力很快便付诸东流。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国防法案，改组和削减陆军。装甲兵归步兵建制，坦克全年经费仅为500万美元。正规军的军衔也普遍降低，巴顿由上校转为正式上尉。他不愿加入步兵，便又回到骑兵部队。

在和平时期，巴顿同其他军官一样，调动频繁，有些职务纯属闲差。巴顿有很多时间阅读书刊和参加社交活动。巴顿夫妇拥有自己的游艇、良种马、最新式的摩托车。他参加各种赛马活动，当上了陆军马球队的队长，还学习驾驶飞机。他曾驾驶自己的游

艇去火奴鲁岛。他还进行飞靶射击、打网球、玩手球。他在最擅长的马术比赛中，得过 400 枚奖章和 200 个奖杯。

巴顿衣着讲究，仪表堂堂。他的制服都是由他自己设计而特制的。他总是随身佩带一支擦得锃亮的珍珠镶嵌的手枪。他的奢侈生活十分引人注目，人们称他和他的妻子为“公爵和公爵夫人。”

除了参加体育和社交外，巴顿夫妇都喜欢读书。他们拥有自己的家庭图书馆，军事藏书相当丰富。巴顿特别重视军事史的学习，曾熟读拿破仑、李·格兰特、腓特烈大帝等所进行的各次战役的书，可以复诵某些重要段落和名言。他还攻读战略、战术以及新技术兵器方面的著作，以提高自己的军事素养。他不时地给《骑兵杂志》撰写文章，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

巴顿在他个人和部队的要求方面受他的老上司潘兴的影响颇深，他要求部属坚持严格的纪律，整洁的军人仪表，绝对忠于职守，上下打成一片，在平时训练和作战时刻都强调部属要坚决勇敢。他的口号取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果敢、果敢、永远果敢。”他为人豪爽，对下属有同情心，但又经常表现粗暴，满口脏话。因此，他在部队中绰号很多：“血胆将军”、“绿色大黄蜂”、“赤心铁胆老头儿”等。他的 5 岁小孙子在晚祷中也祈求上帝“保佑这血胆老头”。

其间，巴顿还曾先后在赖利堡骑兵学校、利文沃思指挥参谋学校和华盛顿陆军大学学习和深造。

1935 年，巴顿被派到夏威夷军区担任情报处长。当年 4 月 26 日，他写了一份报告，论述未来太平洋的风波以及夏威夷群岛在太平洋的战略地位。他在结论中说，日本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

击既是潜在的危险，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事，而这样一次袭击对美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他的这一见解没有受到重视，但历史证明他的话决非危言耸听。在夏威夷任职期满后，巴顿调任驻赖利堡的第9骑兵团团长，同时兼任教导主任。1938年7月，巴顿终于晋升为上校，调任驻克拉克堡的第5骑兵团团长。

30年代开始，欧洲和亚洲的战争风云日益紧急。随着新的战争的迫近，新的军事理论和新的技术兵器不断涌现。当英国的富勒将军和法国的戴高乐上校关于使用坦克的新理论被本国的当权者置若罔闻的时候，希特勒的将军们却接连发表了许多关于装甲兵在未来战争中使用的原则。古德里安和隆美尔的著作和主张传到美国后，在美国的决策人物中少有反响。但巴顿和部分有识之士却非常重视这些观点，他贪婪地阅读从公开报纸和内部资料得到的材料，从而使他对于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坦克突击性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

巴顿加紧研究德军的最新军事论著，根据德军的全新战例指导沙盘演习，预言“不要那些老顽固对未来战争中乘马骑兵的前途如何高谈阔论，我还是对你们说，当战争来临时，在美国军队中不会有几匹马的。”他因而被某些人称为“克拉克堡的疯子”。

巴顿奇特的个性，锋芒毕露的言行，受到一部分有眼光的将领们的赏识，但在高层军政领导中树敌不少。夏威夷军区司令威廉·鲁思文·史密斯将军对他下的评语是：“此人在战时会成为无价之宝，但在和平时期却是一个捣乱分子。”有一段时间他十分消沉，郁郁不得志，买了一所庄园作为退步之计。

四、战争临近 受到重用

正当此时，华盛顿上层的政治变革也在进行，一度默默无闻的巴顿好友马歇尔受到罗斯福总统的赏识，从上校被提升为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上任后，意识到战争的临近，他按照罗斯福的意见立即着手人事改组，把那些身居高位而实则老朽的高级军官调离，同时物色一批富有进取精神的将领充实指挥岗位。

巴顿的军事才能得到了马歇尔的赏识，被认为是在战场上能够对付快速机动的德军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优秀人才，是美军克敌制胜绝对不可缺少的人物。就在1938年11月，巴顿调任第3骑兵团团长兼迈尔堡驻军司令。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美国面临战争，罗斯福总统改组了陆军总参谋部。马歇尔上将出任陆军参谋长，他将巴顿调到华盛顿附近的迈尔堡，以便随时召用。

1940年7月，马歇尔批准组建装甲师，巴顿受命组建一个旅，并被晋升为准将。

同年，巴顿被任命为第2装甲师师长，晋升为少将。巴顿主张的作战要领是“运用手中的一切手段在最短时间内给敌人造成最大伤亡的破坏”。在他率部参加的1941年田纳西州演习、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演习和南北卡罗来纳州演习中得到较好的体现。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对德日意宣战。1942年1月，巴顿升任第1装甲军军长。

1942年3月，巴顿被调往因迪奥沙漠训练中心，负责坦克

部队干部的培训。不久，美国参加对德战争，巴顿被派往大西洋彼岸的非洲战场作战。

1942年7月30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华盛顿紧急召见巴顿，命令他去执行英美联军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火炬”战役计划，指挥这个战役中的美国特遣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第一位率领美国军队参加战斗的美国将军。

执行“火炬”作战计划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要横渡大西洋。巴顿看到这个战役的详细计划后，怒气冲冲地打电话给马歇尔的副手说：“我需要数量大得多的人员和舰只去执行这项任务。”马歇尔听到这个口信后，只说了一句话：“命令巴顿回到迪奥去。”巴顿接到命令后回到了沙漠训练中心，但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两天后，他打电话给副参谋长说：“在此期间我想了很多，得出结论，我也许能用你那些笨蛋参谋人员所愿意给我的兵力去完成任务。”这样，巴顿又回到华盛顿，为实施“火炬”计划而努力工作了。

当时，无论美国或英国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对执行这一计划都忧心忡忡，认为前途莫测。根据英国陆军部有关将领的估计，完成这一使命，需要11个师，最大的困难是海军支援力量和登陆艇不足，以及要对付深秋时节大西洋的汹涌波涛。马歇尔为了解英国方面对这个计划的态度，派巴顿去伦敦调查。巴顿在伦敦呆了10天，为“火炬”战役计划大展口才，走访伦敦的“关键部门”，不断进行游说，终于使英国的高级将领们赞同了这一计划。巴顿的态度也使马歇尔坚定了实施这一计划的决心。有人说，如果没有巴顿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和乐观主义，“火炬”作战计划可能会束之高阁，这也许不是夸张之言。

1942年9月下旬，美英两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伦敦确定了实施在西北非登陆的“火炬”作战计划的细节，决定两国军队于11月8日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和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

巴顿将军被任命为在摩洛哥登陆的西线先遣队总指挥。

10月24日，巴顿登上“奥古斯塔”号旗舰，率领由36艘运输舰、货船和油船运载的美国特遣队4万多名官兵，在68艘军舰的护航下，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港出发，横渡3000英里的大西洋，前往法属摩洛哥的海滨。11月8日，美国特遣队在卡萨布兰卡地域登陆，经过整整74个小时的战斗，终于迫使驻摩洛哥的德军投降。北非登陆成功，为盟军顺利地完北非战局部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使盟军控制了通过苏伊士运河、从大西洋向印度洋进行的海上运输。1月底，盟军占领了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并突入突尼斯境内。

巴顿将军被任命为美国驻摩洛哥总督。他作为总督在摩洛哥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英国人的非议。

巴顿打仗内行，但当总督、搞政治外交却不是天才。一旦对手放下武器，巴顿也就尽量显得宽宏大度，他同法国维希政府在摩洛哥的军事长官打得火热，允许法国法西斯分子和亲纳粹分子组成执政机构继续掌权，默许他们继续实行迫害犹太人的种族主义政策。巴顿的司令部变成了一个社交中心，像是一个豪华的宫廷。美国副领事对巴顿的行为大为不满，他描述当时的情况说，维希法国人决定同美国人合作后，对美国将军百般献媚，博取欢心，在富丽堂皇的现代化寓所里举行各种美妙的晚会，令人乐而忘忧。在最高层，巴顿迈着大步，手枪摆弄得嘎嘎作响，气指颐

使，自我欣赏。英国特工认为巴顿在摩洛哥“和魔鬼打得火热”，向丘吉尔首相作了报告。丘吉尔为此两次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表示不满。若非艾森豪威尔因战事需要将巴顿调到前线，真不知他还会搞出什么名堂。

五、接任军长 整顿军纪

194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指令巴顿参加制定和准备实施在西西里岛登陆的“爱斯基摩人”作战计划。西西里岛是1月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英美两国首脑会议上所确定的下一个作战目标。参加此役的地面部队将是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和预定由巴顿指挥的美国第7集团军。“爱斯基摩人”作战计划定于1943年7月中旬实施。英美两国估计那时非洲战事将告结束，可以移师东渡。但是此时，突尼斯战役正酣。

退守突尼斯境内的隆美尔于2月中旬在南部集结了两个坦克师，对弗雷登多尔的美第2军发起突然进攻，弗雷登多尔治军不严，指挥不力，美第2军几乎溃不成军。德军突破美军防线，向北纵深推进150公里。盟军急忙向被突破地带调去一个加强装甲师，并出动大量空军，才堵住缺口，迫使德军退却。至5月25日，美军防线恢复原来态势。

3月5日，艾森豪威尔将弗雷登多尔调离第2军，派巴顿接任军长。

其实，巴顿早就期待着到突尼斯前线去。他对人说，他对隆美尔的书不知读了多少遍，对这家伙了如指掌，早就盼望着和这个“厉害的杂种”厮杀一场并亲手击毙他。艾森豪威尔告诉巴顿，

他必须立即重振萎靡不振的第2军的士气，使其恢复高昂的战斗精神。

巴顿3月6日晚到达设在库伊夫山的第2军司令部，当时在250英里外的梅德宁正展开激战。巴顿将军显出一副令人生畏的神情，头戴两颗星的擦得亮亮的钢盔，就像一个战车驾驶员一样，站在装甲车上，开进那个满是土屋的小村庄。

巴顿的使命首先是重振萎靡的第2军，使其恢复战斗力。他的做法在许多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狂暴急躁的严厉军官的小动作”而已。巴顿规定早饭在7时30分前结束，参谋人员上班不得迟到。他重申军容风纪条例，要求所有军人戴钢盔，包括护士在内。他亲自四出巡视，检查执行纪律情况。他将那些没戴钢盔的官兵集合起来，训斥说：“我对任何不立即执行命令的兔崽子都不会容忍。我给你们最后一个选择机会——要么罚款25美元，要么送交军事法庭。我可要告诉你们，送交军事法庭是要记入档案的。”

这些人被迫拿出25美元，对这位新军长咒骂不已。

有人认为巴顿注重的仅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他正是通过抓军容风纪震动了第2军，迅速改变了全军涣散的软弱状态。新任副军长、后来的集团军群司令布莱德雷说：“每当战士扎上绑腿和扣上钢盔时，他们就不能不想起现在指挥他们的是巴顿，以前的日子结束了，纪律严明的新时代开始了……尽管他的做法未能使他赢得众人的好感，但是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第2军的老板是巴顿。”

巴顿从到达第二军的那天起，便全力以赴地整肃军纪。他视察了所属的4个师的每一个营，每到一处都发表一通鼓舞士气的

讲话，话里常夹杂着不三不四的脏话。这期间，他督促参谋人员迅速落实作战计划，其余的时间便去搜寻那些不戴钢盔、不打绑腿或领带的官兵。他一丝不苟，上厕所忘戴钢盔的人也要受罚。

3月17日，英美联军开始进攻。英第8集团军和美第2军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德军。

进攻前夕，3月16日晚，巴顿将军向部队发出号召：“明天我们要开始进攻了，不成功便成仁！”

巴顿的第2军面目一新，猛攻猛打，进展迅速，很快与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胜利会师，在突尼斯北部完成了对德军的合围。

在英美联军发起最后进攻前5天，4月14日，艾森豪威尔将巴顿召回摩洛哥，由副军长布莱德雷接任第2军军长。

此时西西里战役已迫在眉睫。艾森豪威尔认为巴顿已经完成了他在第2军的使命，现在需要他全力以赴地准备“爱斯基摩人”作战。

回到摩洛哥不久，巴顿晋升为中将，准备担任在西西里岛登陆作战的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

六、耳光事件 引起不满

1943年7月9日，盟军发起西西里岛登陆战役。

这天下午，盟军登陆部队在马耳他集结，当晚实施登陆和空降。攻占西西里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陆两栖作战之一。盟军投入了两个集团军共13个师、3个独立旅和5个特种侦察登陆部队，总兵力达47.8万人，并动用了舰船3200艘和飞机5500架。

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在岛东南登陆，逼近墨西哥湾的东海岸，切断敌军。巴顿的第7集团军保护英军的后方和侧翼。但巴顿不满足于此，他要求进而攻取巴勒莫。盟军副总司令亚历山大同意了巴顿的建议。

7月18日，巴顿兴冲冲地回到西西里岛。他命令凯斯指挥他的临时军第二天开始进攻巴勒莫。这个军队从其占据的滩头阵地向西北挺进，只有第2军的两个师在岛中部到恩纳一线支援第8集团军。

巴顿第7集团军主力向100英里之外的巴勒莫进攻，粉碎了敌军的抵抗，大获全胜，这一胜利很快以头条新闻见诸报端。他的训练有素的部队进展神速。凯斯直到逼近市郊还未动用留作预备队的坦克部队。然后，凯斯命令坦克部队突然出击，沿街道向市中心开进，巴勒莫市于7月22日晚向凯斯投降。此役美军共损失200余人，而敌军死亡2900余人，投降53000人。巴顿进驻豪华大厦，那种梦幻般的情景，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是真的。

尽管夺取巴勒莫并无战略价值，但是这一胜利却激动人心，鼓舞士气。消息传到美国，举国欢腾。艾森豪威尔闻讯，喜不自禁。

此时，蒙哥马利在东海岸的进攻受阻，进展异常缓慢。亚历山大决定改由巴顿的第7集团军从巴勒莫沿北部海滨公路向墨西哥拿推进，与沿东部海滨公路推进的第8集团军遥相呼应。7月23日，亚历山大命令巴顿进击墨西拿。

第2军在特罗伊纳受到德军的顽强阻击。在这里发生了西西里战役中最为激烈的战斗。也正是在特罗伊纳，发生了两件巴

顿打人事件。

在诺曼底登陆后展开的 1944 年 7 月 25 日的“眼镜蛇”攻势中，巴顿第 3 军团的装甲部队攻陷汤斯，越过莱塞山隘，闯进法国心脏地区的大门，又直扑法国边境。在南方、东南方接连攻克马延、拉瓦耳；在西方将德军赶出了布列塔尼半岛的内陆，并和美军第 1 军团、英军第 2 军团将德军反击部队近 20 个师包围在法莱兹、莫尔坦之间的狭窄地带。接着巴顿将第 3 军团编成若干坦克群，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曾参加二次大战的英国记者亨利·莫尔叙述说：巴顿“曾命令部下：‘以尽快的速度，向一切可以推进的地方前进’！”最后歼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惊人的战果。

当战斗进入高潮时，8 月 3 日，巴顿到尼科西亚视察后方医院，发现一个叫库尔的士兵无伤住院。巴顿问：“孩子，你有什么病吗？”库尔说：“没有，我只是受不了。”巴顿问他是什么意思。库尔说：“我就是受不了去当炮灰”。巴顿说：“你是说你开小差？”他突然眼泪直流。医生诊断他得了“急躁型中度精神病”。这是库尔第三次到后方医院了。

巴顿勃然大怒，痛骂库尔，用手套打他的脸，然后将他推出帐篷，怒吼道：“我不允许你这样的胆小鬼藏在这里，你卑劣的懦夫行为败坏了我们的名声。”叫他站起来，归队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库尔遵命回去了。

后来，库尔得了疟疾，体温升到 40℃，医务人员把他送到北非医院。由于人们忙于打仗，这件事并未立即引起反响。

8 月 10 日，巴顿在特拉斯科特部队后方医院视察时，又发现一个未受伤的士兵住在医院里。此人叫贝内特，据称患有“炮

弹休克”症。他在床上哆哆嗦嗦，缩作一团。他说：“我的神经有毛病。我不怕炮弹飞来的声音，就怕爆炸声。”巴顿又愤怒地吼起来：“你的神经，滚蛋！你这婊子养的胆小鬼……真该枪毙你。”

他掏出手枪威吓贝内特，并挥手打了他一个耳光。贝内特嚎啕大哭，巴顿继续打他，将他的钢盔打掉。医生劝阻，巴顿对医生大吼：“你给我把这个胆小鬼赶出去，决不能让这些胆小鬼躲在医院里。”此事也未立即掀起波澜。

8月17日，巴顿抢在蒙哥马利之前拿下了墨西拿城。盟军占领了西西里岛，德军退到意大利本土。

这时，巴顿打人事件终于被披露出来。第7集团军许多人已风闻巴顿打了人。一些随军记者对此十分关注。《星期六晚邮报》记者德马雷·贝斯进行了彻底调查，证明传闻属实，向艾森豪威尔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

军医们不同意巴顿的作法，他们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了抗议。其他一些人也写信控告巴顿。艾森豪威尔认为巴顿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是盟军夺取胜利不可或缺的人物，不愿因此失去他。

8月17日，艾森豪威尔致信巴顿，附有军医官控告信副本。艾森豪威尔在信中说：“我十分明白，战场上，严厉和硬心肠是必要的，有时需要采取严厉措施。但这不能成为打骂病人的理由。”他要求巴顿认真检讨自己的行为，写出报告，保证不再重犯，并要求巴顿向西西里全体部队道歉，从而使新闻界保证不得将此事宣扬出去，避免了公众提出撤换巴顿的要求。但同时艾森豪威尔又决定，巴顿的职务不能高于集团军司令。11月，当美国公众知道这次打耳光事件后，仍有人感情用事，要求撤换巴顿，

但是艾森豪威尔断然加以拒绝。

巴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按艾森豪威尔的要求一一做了。他复信给艾森豪威尔，表示对此事追悔莫及。他说：“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本当赴汤蹈火，但却给你惹来麻烦，我诚感悔恨、内疚和痛苦。”

这件事并未就此平息。3个月后，波澜又起。新闻界大谈此事，轰动了国会，也惊动了白宫。最后由陆军部长史汀生将事件的经过、处理情况和考虑提交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汀生强调处理此事必须考虑到战争的需要。他还举行了两次记者招待会，说明情况，使事件渐渐平息。

巴顿被保护过关，但失去了指挥美国第5集团军进攻意大利的机会，也失去了指挥美第一梯队诺曼底登陆的机会。他被免去第7集团军司令的职务，晋升为正式少将的时间也被推迟。

公众心目中的巴顿形象和现实生活中的巴顿本人相差极大。巴顿实际上是一个性格内向、喜欢独处、善良敏感的人。他喜欢独自骑马、看书，也喜爱作诗、写小说和论文等等。然而，巴顿更认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必须具有“男子汉”气概，所以他尽力掩饰自己沉默寡言的一面，而表现出豪爽、直率和暴躁的一面。他讲话时爱咒骂，语言粗俗，这也是他有意塑造的军官形象。

巴顿认为“美国士兵唯一不具备的气质就是狂热。当我们与狂热者作战时，这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巴顿试图用那种粗鲁、泼辣和咒骂的语言来唤起那种狂热气质，努力使士兵仇恨敌人。巴顿是依据这样的原则来行动的，即他的使命是勇猛、迅速、毫不留情地消灭德国人。战争是毁灭，而不是好事，人们不能文

质彬彬地投入战争，因为这种斯文人一定打不过嗜血成性的刽子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隶属于巴顿的师长们几乎毫无二致地认为，巴顿那种特有的粗俗语言，是其领导艺术的内容之一，当然也有例外。如第 87 师师长弗兰克·丘林少将说：“巴顿讲话就像个密苏里州的赶骡汉，试图哄骗那些顽固的骡子，替他载上重负。”

当有人问巴顿讲话为什么粗俗时，他回答说：“他妈的，你没有粗俗劲就无法指挥军人。”在巴顿看来，他用的是士兵们所能理解的语言，也许这是对少数人的冒犯，但为的是多数人。

在巴顿手下工作的士兵更知道巴顿的严厉只是外表，而内心是善良的。他的领导艺术所以切实可行，获得成功，主要依靠的是为士兵着想并尊重他们，而不是其他的东西。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首先应当像一个技艺精湛的工匠那样，懂得如何使用工具，所不同的是，将领的使用工具是士兵。巴顿常对他的指挥官们说：“士兵们有兴趣的一切，将官也必须有兴趣，有兴趣就会了解到许多情况。”巴顿是一位亲临领导者，士兵们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一会儿在滩头卸船，一会儿在泥水中帮士兵推车，他对士兵的甘苦关怀备至，确保他们吃好、穿暖、休息足，不要担无谓的风险。士兵中的英雄事迹一出现，他当场授勋。对受重伤的士兵，巴顿常在战场上或病床前向他们颁奖。奖章由他的副官随身携带，并同时记下立功表现作为立功报告的依据，巴顿相信拿破仑的格言：“只要有足够的勋章，我就能征服世界。”

七、纵横驰骋 不顾限制

1943 年 10 月，暂无任职的巴顿奉命带了 10 余名参谋人员到科西嘉、马耳他等地游荡。盟军司令部利用德国人对他的注意，布下疑兵之计，使敌军对盟军的重点作战目标产生错觉。

1944 年 1 月 22 日，他奉命去伦敦另有任用。他到达后得知被任命为第 3 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将在诺曼底登陆以后投入陆上的作战，它的士兵大部分还在美国。但处于当时情况的巴顿，仍然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项任命。盟军司令部为了隐蔽诺曼底登陆的企图，决定在位于加来海峡的多佛设立一个假司令部，受到德国人注目的巴顿在这里扮演着这个虚构司令部的司令，这使他大为生气。巴顿的第 3 集团军司令部暂时设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一个叫克纳兹福德的小城里。就在此时，他又闯了一次祸。该地一个妇女俱乐部开会欢迎美军的到达并邀请巴顿发言。巴顿在会上讲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这些话被记者们一编造就出现了政治问题，美国国会议员攻击他“干预政治”、“诬蔑俄国盟友”。这场小小的风波再次使巴顿处于困境，他不仅失去晋升的机会，还可能被免去第 3 集团军司令的职务。但艾森豪威尔在权衡轻重之后，还是决定留下巴顿，从而使他又越过了一道“险滩”。

1944 年 6 月 6 日，诺曼底登陆战打响。盟军出动各种舰船 9000 余艘，飞机 13700 多架，总兵力达 287 万人。作为后续梯队的巴顿第 3 集团军仍留在英国海岸。巴顿急于投入战斗，如热锅上的蚂蚁，受着等待的煎熬。唯一可告慰的是：德国人仍以巴

顿的行止判定盟军将在加来海峡实施主要登陆，不肯将加来海岸的庞大兵力调援诺曼底。

7月6日，巴顿奉命从英国飞往战场，但他的第3集团军还没有集结完毕，仍然不能很快参战。他原来的副手、现在的上级布莱德雷也深怕巴顿对他俩职务上的变更心存芥蒂，惟恐掌握不了巴顿，因而迟迟没有让巴顿率领第3集团军投入战斗。直至7月28日，当布莱德雷发动“眼镜蛇”战役取得进展，需要发展时，他才允许巴顿以第1集团军副司令的职务，到前线监督第8军的作战。巴顿求战心切，顾不上计较职位高低，一旦到了前线，早忘记了他只是监督职务，下令把两个装甲师调上来开路，一举夺取了通向布列塔尼的“大门”——阿夫朗什，为扩大战果创造了条件。

1944年8月1日，巴顿终于可以指挥他的第3集团军作战了。第3集团军在布莱德雷任司令的新组建的美第12集团军群之内。

巴顿受领的任务是从阿弗朗什地区向南推进，直插雷恩，然后挥师向西，占领布列塔尼，夺取圣马洛和布勒斯特，打开半岛港口。但是巴顿认为用1个集团军攻占布列塔尼既浪费兵力，又将失去战机。他命令编成内米德尔顿的第8军西攻布勒斯特，海斯利普的第15军主力向东推进，沃克的第20军掩护集团军主力随时准备进攻。

命令发出后，巴顿便以超人的精力和近似疯狂的热情检查、督促、协调、干预、甚至隔级指挥各部。

巴顿坐着吉普车到处巡视，后面跟着一辆装甲车。他时不时停下车去干预他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在阿弗朗什，看到装甲车

和步兵在过分拥挤的街道上缓慢蠕动时，他爬上一个岗亭，指挥交通整整一个半小时。

至8月8日，第3集团军部队围困了布勒斯特，并向东占领了卢瓦尔河上的勒芒市，从而打破了盟军被阻于诺曼底“灌木篱墙”地区的局面。

8月9日，巴顿下令向东进攻的部队向北发展进攻，以便配合美国第1集团军和蒙哥马利的部队，从背后迂回和包围莱兹地区的德军。

8月12日，第1军推进到阿尔让当，巴顿给集团军群司令布莱德雷打电话，要求允许他的部队越过和英军的分界线，迂回和包围法莱兹村区的德军。蒙哥马利不同意美军越过分界线，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指示第15军停止越线向北发展进攻。但北翼的英军和加拿大部队推进缓慢，延误了3天才到达合围点，致使德军大部得以从缺口逃走，丧失了一次漂亮的歼灭战的机会。巴顿异常恼怒。

此后，第3集团军一部继续向东追击，渡过塞纳河，粉碎了德军沿河设防的企图。8月底，巴顿进抵马斯河。据可靠情报，此时德军的西部堡垒——齐格菲防线已是一座虚空工事。希特勒没想到这座工事还会派上用场。巴顿打算乘虚而入，突破西部壁垒，强渡莱茵河，插入德国腹地，置敌于死地。他千方百计推行他的计划，四处游说，但毫无结果。在蒙哥马利的强烈要求下，艾森豪威尔决定仍按既定计划以整个后勤系统保障英军在北部向鲁尔地区展开大规模攻势。巴顿的第3集团军作为侧翼配合行动。给第3集团军的油料限制在最低限度，一些卡车也被调走。巴顿对此大为恼火，他命令部队不要停顿，把3/4的燃料集中起

来，保障四分之一的坦克部队继续高速前进。

巴顿决心不理睬盟军司令部的限制，想方设法找到汽油加速前进。在他的授意下，集团军后勤人员搞汽油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们采取劫持，偷别的部队的油库，或冒充第1集团军的人员领油。巴顿为了引起重视，自己驾驶着油箱里只剩下最后的一点汽油的吉普车到布莱德雷指挥部去，要求让他在集团军群的汽油站把油灌满。

此时，希特勒正准备在阿登地区发动一次反攻，妄图扭转形势。他认为最大、最直接的威胁是巴顿突进。他召来赫赫有名的巴尔克将军，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制止巴顿”。

而此时艾森豪威尔也下达了限制巴顿突进的命令。

敌我双方都发出了“制止巴顿”的呼声。这无疑是整个战争中最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

巴顿不肯就范。他已经到达默兹河并冲过了凡尔登，距梅斯35英里，距萨尔不到70英里。

8月30日，巴顿命令队伍继续前进，冲过马恩河和默兹河，直捣莱茵河。“我只需要那可恶的40万加仑的油料，就能赢得这场该死的战争。”他吼道。其实他还不止需要油料，给他的其他供应物资也已经到了接应不上的地步。

8月31日，第7、第5装甲师相继越过默兹河，在凡尔登建立了桥头堡。第9师已抵达兰斯，第4装甲师已从康麦斯和默兹桥两处越过默兹河，而这一天，第3集团军已用尽最后一滴油料。

9月上旬，当巴顿部队再次获得了油料和集团军群司令布莱德雷的支持，开始新的进攻时，战机已经失去。希特勒已下令把

各地闲散部队集中起来，拼凑了 13.5 万人把防线重新布置起来，以阻止巴顿的横冲直撞。因此，巴顿部队虽然攻占了南锡，但终于未能攻破齐格菲防线，进攻受到了阻滞。

八、阿登战役 率部显威

1944 年 12 月 16 日，泰特勒不顾其他将领的反对，拼凑了 25 个师，在阿尔登地区实施反扑。企图以优势兵力突破盟军防线，越过默兹河，直插西北方向的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以断绝经安特卫普的海上运输，将盟军分割歼灭，以便而后集中兵力对付苏军。

在阿登一线驻防的美军第 1 集团军的第 5、第 8 两军共 6 个师，猝不及防，当即被德军冲垮。12 月 17 日和 18 日，米德尔顿将军的防线被打开缺口，形势异常危险。12 月 19 日，艾森豪威尔在凡尔登召集高级将领开会，紧急做出反击部署。

巴顿根据德军兵力集结的情报，对这次反扑及其方向已经有所察觉，他在 16 日的早晨就下令他的参谋部拟订一个计划，让第 3 集团军放弃东进，来一个 90 度的大转弯，向德军反扑的侧翼——北部的卢森堡方向实施进攻。因此，当盟军为粉碎德军反扑进行紧急部署调整时，艾森豪威尔问巴顿你的部队何时可以对德军发动进攻，巴顿回答说，12 月 22 日早晨即可开始。这个回答不仅使与会的司令部人员大为惊讶，连艾森豪威尔也以为巴顿在故意挖苦，气恼地说：“别胡闹，乔治。”

巴顿不动声色地解释说：“不是胡闹，将军。我已经做好了安排，我的参谋人员正在全力以赴地拟定作战细节。”他介绍了

自己的计划，又补充说：“我肯定可以在 22 日发起强大攻势，但只能投入 3 个师。在 22 日我不可能投入更多的兵力，几天后可以。但我决心在 22 日发起进攻，不能等待，否则会失去出其不意的效果。”

散会以后，巴顿和他的司令部参谋人员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12 月 22 日早 6 时，巴顿用第 3 军的 3 个师如期在南部发起进攻。战斗进展顺利。在西面第 4 装甲纵队攻到布尔农和马特兰格。在右翼，第 26 师向前推进了 16 英里后在朗布罗赫——格罗斯伯斯地区与敌交火。第 80 师前进 5 英里后在梅尔齐遇到德军阻击，经激战占领该城。

到 24 日，巴顿已摧毁了德第 7 集团军在左翼建起的保障中央进攻的屏障依托。

紧接着，巴顿命令第 4 装甲师“拼命狂奔”，前去解救陷于德军重围的巴斯托涅。巴斯托涅是美军阻挡德军推进的一个钉子。18000 美军死守孤城，顽强抗击希特勒两个最凶猛的军团的进攻。

26 日凌晨，加菲将军的坦克冲进巴斯托涅与守军会师。次日，大部队沿打通的道路驶入城内，最终粉碎了德军的围攻。加菲将军的第 4 装甲师随即在第 9 装甲师和第 80 步兵师的支援下，开始扩大通道并打通了阿尔隆通往巴斯托涅的公路。

12 月 29 日，巴顿挥师沿公路向赫法利策进军。突破阿登美军防线的德军受到南北夹击，被迫撤回，战线恢复。

阿登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线最大的一次阵地战，也是第 3 集团军遇到的最残酷的一次血战，战死 1 万余人，受伤 7

万余人，对此，一向以勇敢无畏著称的巴顿也产生了与他性格迥然不同的某种悲哀情绪。

1月16日，第3集团军经过血战后在乌法利兹胜利会师，当时，全军都在为胜利而欢呼雀跃，而巴顿却躲进自己的办公室，悄悄地写下了一首凄婉忧伤的小诗，表达他对战争的残酷性的深刻认识：

噢！乌法利兹，小小的城镇，
我看见他们依旧躺在那里；
起伏破碎的街道，
只有飞机在上空翱翔。
夜色如墨的街道，
见不到一丝可怜的灯光。
永恒的希望和恐惧被带入地狱。

九、最后一仗 晋升四星

打退德军阿登反扑之后，盟军最高司令部确定，以蒙哥马利元帅的第21集团军在北部发动主攻，巴顿的集团军在原地进行防御。巴顿对此大为不满，决定不执行原地不动的命令，下令第3集团军的部队分别向普吕姆和比特堡方向推进。至3月12日，北翼部队完成了对萨尔河和摩兹河三角地带的清剿，攻克了德国境内的特里尔市；南翼部队推进到莱茵河畔，并肃清了该河以西的德军。

巴顿在取得以上胜利后，毫不放松地扩大战果，但为了加速渡过莱茵河向法尔茨推进，他很需要增加一个装甲师。3月16日，艾森豪威尔的飞机因风雪阻滞在巴顿的机场作短暂停留，巴顿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在短时间内组织了隆重的欢迎：机场安排了仪仗队，当天晚上举行了丰盛的宴会，找来了4名漂亮的红十字会女士作陪，当晚宴会气氛达到热烈高潮时，巴顿以战场的好消息打动艾森豪威尔，并提出，根据第3集团军作战进展情况，能否再拨给他一个装甲师，最高司令官马上一口答应下来。

巴顿抓住部队后，立即发起了向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和美因兹推进的作战，突破了齐格菲防线，并将溃退了的德军2个集团军大部歼灭，余部逃过了莱茵河，从而抢在蒙哥马利之前在莱茵河东岸建立了2个桥头堡。巴顿在渡河部队打退了德军的反扑、巩固了桥头堡之后，给布莱德雷打了电话，他扯着嗓子大喊道：“快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已渡过了河。”“我要让全世界知道，第3集团军在蒙哥马利尚未渡河之前就渡了过去。”3月24日，巴顿乘车过了莱茵河，当车开到浮桥中间，他让车停下来，朝河里吐了一口唾沫，以表示他的胜利和对德国人所吹嘘的天险的轻蔑。巴顿越过莱茵河后，继续向卡塞尔和富尔达快速推进，粉碎了德军想在埃德河和韦拉河一线组织防御的企图。

4月10日，第3集团军已开始向穆尔德河进军。巴顿的装甲部队长驱直入，把埃尔富特、魏玛、耶拿和格拉乌在后面，一直推进到克姆尼茨才住脚，5天共推进80英里。

4月14日他应邀去参加在美因兹的莱茵河桥通车典礼剪彩时，他拒绝别人递给他的一把大剪刀。“他妈的，给我拿把刺刀来！”他嘟嘟哝哝地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裁缝师傅吗？”

4 月中、下旬，巴顿率领第 3 集团军推进至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境，根据和苏联达成的协议，巴顿未被允许进入捷境，奉命改变进攻方向，向西南方向推进，以粉碎德国的所谓“全国防御堡垒”。据盟军司令部获得的情报说，一些狂热的纳粹分子，正准备在阿尔卑斯山大规模地集结部队和物资，企图拖延战争，这处山地要塞被称为“全国防御堡垒”。

4 月 16 日，巴顿接到向该堡垒进军的命令，翌日，他在巴黎看到他被晋升为四星上将的报导，巴顿只是略表高兴地说：“很好，但是如果早在第一批发表的话，我会更高兴。”

4 月 20 日，第 3 集团军开始转向南方发动新的攻势，进攻未遇德军顽强抵抗。巴顿的 3 个军沿阿尔特米尔河、多瑙河和伊萨河一线，将德军赶进奥地利。事实上德军并未在阿尔卑斯山一带集结重兵设防，所谓“全国防御堡垒”是德军的欺骗宣传，并不存在。

4 月 21 日，巴顿率第 3 集团军推进到克姆尼茨近郊方才驻止。

这时，欧战结束的日子已屈指可数。4 月 25 日，布莱德雷的部队在易北河之畔与苏军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部队胜利会师。4 月 30 日，希特勒自杀身亡。5 月 2 日，苏军攻克柏林。

5 月 4 日，进抵林茨的巴顿获准再次转向，进攻捷克斯洛伐克。5 月 5 日，巴顿请求布莱德雷允许他占领布拉格，并提出以他失踪几天为掩护，使他争取时间占领该市，以便造成既成事实。但布莱德雷不敢贸然行事，他打电话请示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断然命令制止巴顿盲目行动。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天，艾森豪威尔已和苏军参谋长安东诺夫商定，美军应根据协定停止在此

一线，不得在捷境越过最初划定的界线，以免军队之间出现混乱。艾森豪威尔命令布莱德雷，不论巴顿在哪里都要把他找到，并告诉巴顿，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可强行越过布德魏斯—比尔森—卡尔斯巴德一线，更不要去碰布拉格这座城市。当巴顿接到布莱德雷电话时，他大声抗议，但布莱德雷没有再理睬他就挂上了电话。

5月7日晚，巴顿看到来自盟国远征军司令部的一份电报：“德国的最后投降定于5月9日柏林时间午夜零时一分。”

5月8日，德国投降。

巴顿完全清楚战争的残酷无情，但他却深深地热爱战争，以致于5个月后，德国政府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事结束时，巴顿却感到可怕的孤独和惆怅。他为战争结束而感到遗憾，为无仗可打而感到无限的苦闷，于是他想在空军司令阿诺德来访时，让他在马歇尔面前替他讲讲情，准许他参加远东对日战争。同时他自己也给马歇尔写了好几次信，表示宁愿降职，哪怕指挥一个师也行，让他参加远东战争。然而，巴顿虽然雄心勃勃、斗志高昂，力争彻底摧毁法西斯主义的最后一个巢穴，但他最终未能再走上战场。

十、血胆将军 车祸身亡

欧战结束后，巴顿成为仅次于艾森豪威尔的最受欢迎的人物。他曾引起的种种风波一时统统被人忘怀。他和其他人一样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欢呼的人群，无数的鲜花，盛大的游行，使他兴奋异常。在伦敦，在波士顿，在丹佛，在洛杉矶，在卢森

堡，在所到之处，他都受到英雄凯旋的欢迎。在巴黎和斯德哥尔摩，他参加了隆重的授勋仪式。

不久，巴顿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州军事长官。

巴顿对苏联人有着深刻的偏见，当他听说苏联人曾经杀害了数千名波兰军官和其他一些人的消息时，这种偏见简直变成了一种不可更改的憎恨。欧战结束不久，巴顿参加了盟军的阅兵仪式，苏军的高级将领们对他这位美国著名的将军显然比较注意。他们不时地向巴顿投以微笑，但巴顿则紧皱眉头，表现极不友好。当一名苏联将军派一名翻译来邀请他在阅兵之后去饮酒时，他竟然愤怒地说：“告诉那个俄国的狗崽子，根据他们在这里的表现，我把他们当成敌人，我宁愿砍掉自己的脑袋，也不同我的敌人去喝酒。”巴顿命令那个被吓坏了的翻译一字一句地翻译过去。那位将军听后哈哈大笑，很幽默地说，他对巴顿的看法和巴顿对他的看法一样，既然如此，巴顿先生为什么不能同他一起饮酒呢？这次几乎酿成一场小小的尴尬的外交事件的舌斗就此了结，巴顿最后还是同意了去喝酒。巴顿对不少苏联的高级将领都有一些刻薄的描述，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深刻的成见，也反映了他的保守的政治偏见。当他听到苏联人抱怨在他管辖地段中的几支德国部队的遣散和拘禁工作太迟缓时，他怒不可遏，扬言要把他掌握的德国军队武装起来，把那些“该死的俄国佬赶回俄国去。”

巴顿对苏联人的憎恨和对德国纳粹分子的偏爱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捷克斯洛伐克，他曾被当作解放者受到热烈欢迎，但几天后，由于他下令迁走约 1500 多名波兰法西斯分子以使他们免于

惩罚，激起了捷克人的愤怒。他还雇佣了一个原德国党卫队的人，并对清除一批有纳粹主义污点的银行家和企业家提出质疑，为此他受到公开批评和责难。德国人很快看出巴顿是他们的朋友，他被称为救星而到处受到欢迎，这使巴顿更加忘乎所以。于是他重蹈覆辙，就像他在摩洛哥任总督时一样，再次和魔鬼打得火热。他甚至召开记者招待会，抨击盟军所实行的非纳粹化计划，声言如果军管政府雇用更多的纳粹党员参加管理工作和作为熟练工人，就会取得更好的效益。一名记者问他，大多数德国人参加纳粹党是否和美国人参加共和党与民主党差不多。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是的，差不多。”当记者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他的谈话时，舆论反应是迅速而强烈的。

这时，巴顿引起的轩然大波已不像战时那样容易平息了。艾森豪威尔不再迁就，撤掉了巴顿第3集团军司令和巴伐利亚州军事长官的职务，改任他为无声无息的第15集团军司令。其实这称不上一个集团军，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而已，这个集团军的任务是整理欧战史。1945年10月7日，巴顿忍泪告别了第3集团军。

巴顿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强压心头激愤之情，外表轻松而懒散地打发着日子。1945年12月9日，当他乘车到莱茵法尔地区的施佩耶尔附近森林中去打鸟的途中，他的轿车和一辆卡车相撞，巴顿受了重伤，颈部折断，颈部以下瘫痪，处于病危状态。

12月21日，在妻子守护的德国海德堡一家医院病床上，巴顿带着平静的微笑，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世界各地的许多报纸都发表了消息和社论，向巴顿致哀。

《纽约时报》的社论写道：“历史已经伸出双手拥抱了巴顿将军。他的地位是牢固的。他在美国伟大的军事将领中名列前茅……远在战争结束之前，巴顿就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引人注目，妄自尊大，枪不离身，笃信宗教而又亵渎神灵。由于他首先是一个战士，因而容易冲动而发火；由于他在急躁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易受感动而流泪。他是一个奇妙的火与冰的混合体，他在战斗中炽热勇猛而残酷无情，他对目标的追求坚定不移。他决不是一个只知拼命的坦克指挥官，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军事家。”

巴顿无疑是一代名将。

但巴顿不是帅才，他的短处和他的长处一样突出。对战略，特别是政治战略的浅见，作风的粗暴与骄浮，使他不仅在平时备受非议，即使在战时也是几经沉浮，最终在被免职遗恨中谢世。